

借旅行見聞切入

龍應台的幸福論

龍應台

幸福是什麼？幸福可以透過個人努力達成嗎？台灣作家龍應台在香港書展的讀者見面會上展示旅行相片，分享旅行見聞，沒有微言大義，有的是朋友間聊天的輕鬆自然。在她看來，當幸福這個上升力量遇到崩壞的下墜力量時，每個人都可以成支撐幸福的關鍵力量，眼前的幸福需要珍惜，也需要付出努力去維繫。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龍應台此次帶着《美麗的權利》和《傾聽》兩本關於幸福的書來到香港書展，前者是她早年以筆名胡美麗寫的探討兩性關係的作品，是「女生為了個人幸福一定要讀的書」，後者則是她30多年演講的精選，涉及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社會等諸多議題，可以「為了城市、社會和國家的幸福而讀」。

幸福定義各不同

龍應台說自己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在歐洲旅行，試圖以旅途中拍到的相片透視幸福的定義。她在法蘭克福的應用美術館見到以1至10編號的管裝糖果，編號「1-10」代表「你現在的幸福指數」，「大部分人拿的是8號糖果，菲利普（次子）選的10號，我拿的是8號，我們對望了一眼，我說：『菲利普你知道嗎？如果不是我腳痛，我會選10。』」這說明，幸福和快樂是可以指數來衡量的。」她說。

在她看來，每個地區和國家的人幸福的方式並不一樣。在歐洲，在八萬人的球場釋放情感盡情吶喊是幸福；在環境優美的公園池塘旁和朋友野餐看天鵝戲水是幸福；和路上的海鷗一起等魚鋪開門也是幸福。「在香港，雖然沒有天鵝從你身邊游過，但卻有其他幸福的方式，特色食物對我來說是一種幸福。昨天我下飛機因為時差還處於暈眩中，但無論如何還是離開了酒店，找了一家粉麵店吃了一碗水線，就覺得很幸福。再比如說，走過天橋到書展聽演講也是幸福。」她笑說。

幸福需努力維繫

幸福是不是一個與生俱來、理所當然的東西？幸福可以透過個人努力達成，還是固然存在無法改變？她還是用自己的旅行經歷來回答這個問題，她說：「我曾在法蘭克福住過11年，這次旅行再回去，讓兒子『閃到一邊』，獨自一人再去探索，試圖從老城中心走回酒店，老城已經過多了修繕和改進，我在刻在廣場圓盤的文字中讀到1933年學生燒書事件。隨後我走上了一條從未走過的路，看到一棟漂亮的花園洋房，留心讀了刻在地上的文字，記錄的是瓦格納夫婦、賓夫夫婦及母親1941年在此被驅逐之後遇害的事情。讀完後再抬頭，卻發現四周的景物很陌生——我迷路了，拐來拐去走到一條有很多

人的街，很多人吸毒，有一種無法自控的『崩壞』狀態，也是所有人類社會都有的殘酷現實，是一種往下墜的力量，難以自拔。」

這迷路的偶然經歷使她想到，廣場和洋樓前銘刻的記憶是努力向上提升的維繫價值的能量，而崩壞的人群則是現實中往下墜的力量，這兩種力量同時存在。換句話說，幸福是對於某種價值的維繫，例如對於某種記憶緊抓不放的執着，或者在橄欖樹下曬太陽的閒適，這都需要經過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和維繫，同時也要不斷對抗着那些下墜的力量。「回想這一個月間在歐洲發生的事件，便可以發現幸福的脆弱。在法國里昂歐洲杯足球賽期間，軍力和警力無處不在，總算無驚恐地落幕。在尼斯，人們習慣夜晚聚集在廣場上看大銀幕轉播球賽，警察從下午開始搜尋廣場附近的每一個角落、每一棵灌木排除危險爆炸物，由此可見，在球賽90分鐘的幸福時光背後，需要多大的力量去維繫，快樂人群的背後永遠有全神戒備的警力。」

幸福是什麼？

原來龍應台早在2005年便寫了文章解釋這個問題，她節選了七個段落，請現場觀眾分別用廣東話、閩南話、



■龍應台在香港書展舉行讀者見面會。
張岳悅攝

湖南話、浙江話、四川話、福州話以及客家話朗讀。在她看來，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時時恐懼。開店舖的人天亮時打開大門，不會想到是否有政府軍或叛軍或飢餓的難民來搶劫」，是「尋常的人兒依舊。在晚餐的燈下，一樣的人坐在一樣的位子上，講一樣的話題。年少的仍舊嘖嘖喳喳談自己的學校，年老的仍舊嘮嘮叨叨談自己的假牙」，也是「早上揮手說『再見』的人，晚上又回來了，書包丟在同一個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張椅上」。由此，她聯想到慕尼黑恐襲案發地雖然擺滿了鮮花，但那些早晨上學的孩子卻再也不會回家了，「對於那些受害者，幸福十分脆弱，無法被當成理所當然。」

她又講到閨蜜的故事：「我去歐洲下飛機第一件事就是去見閨蜜——83歲的德國人瑪格特，相處的幾天中，我們從她在波蘭Lodz的小時候談起，那時Lodz是普魯士的一部分，大量德國人和猶太人在那裡生根。她記得父親曾經天沒亮就把一家人叫起來，要大家在窗邊目睹德國士兵搜查猶太人的過程，隔壁一家猶太人的祖母因動作太慢被從三樓拋了出去，父親讓他們銘記這件事。另一件事是他們家開的照相館生意變得很好，無論是德國人、猶太人還是波蘭人，都覺得生離死別的時候到了，紛紛來拍全家福相片，排隊的德國人認為自己理應排在最前，而她的父親走出去讓他們遵守秩序，她目睹了整個過程。最後她對我說，關於幸福，她不相信個人沒有責任，因為在最小的例子中她的父親都可以教他們銘記，也可以決定排隊的次序。」所以，關於幸福，我們每個人都有地位和決定權，雖然可能很渺小，但也會是對抗下墜崩壞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法蘭克福應用美術館的編號1至10的管裝糖果。
受訪者提供

■《美麗的權利》封面。
網上圖片

答書迷問
談身份認同

講座中留有大段的問答環節時間，熱烈的氛圍中來自各地的書迷們紛紛踴躍提問，當被問到「自我奮鬥」和「歷史進程」分別對幸福和命運的影響時，龍應台表示：「從全球化到文化衝突，歷史進程發展到現在，矛盾對立愈來愈尖銳，也讓不安全感漸升。在這樣的環境下，個人當然不能只是聽天由命，而是應該堅信個人有改變歷史進程及發揮上升力量的可能。」

關於香港，龍應台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當一位本地女性讀者稱她看到香港的尖銳矛盾和荒漠狀態時感到絕望，問及如何給予香港年輕人鼓勵時，她回答道：「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對於整個社會的焦慮感，和年輕人本身的茫然失落感，我們是否應該將這些放在一個更大的光譜裡去看？」她說，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達40%，他們的茫然、失落感是否應該更深？當拉長光譜時，他們就會認清自己目前的苦悶哪一部分是社會獨有的問題，哪一部分是因為時代變遷造成的全體痛苦，將事情性質分析清楚而不是沉溺於個人情感，是年輕人首要應該做的事。而關於香港社會獨有的身份認同問題造成的焦慮和痛苦，她將話題講回到「傾聽」上面，鼓勵年輕人用共同價值而非地域概念劃分，尋找共同奮鬥的對象。

有位來到現場的母親替正在讀大學的女兒問了一個問題：「我為什麼感到孤獨？我怎樣才能不孤獨？我在看一部劇的時候，想和身邊人分享台詞和人物性格而不是演員的樣貌，我想獨自對星空沉思而不是討論衣服的價錢……」龍應台先是

笑說，女兒肯和母親討論孤獨的話題，做母親的已經很幸福，隨即回答道：「無論處在哪個年齡階段，人都是孤獨的。但當你深入文學領域的時候，你便會找到孤獨的意義，也會更加了解如何與孤獨共處。」

從設計到藝術完美轉身
香建峰借動物眼看人與自然

自然、動物與人類的關係，常是個美麗又嚴肅的話題，本地藝術家、香港藝術學院講師香建峰聯手兩位校友為展覽創作，在與樓盤展示廳相結合的綠色展場中，藉梅花鹿、雀鳥等野生動物的眼睛，看這個人類痕跡無處不在的現代自然。

是次展覽為會德豐地產與藝術夥伴香港藝術中心及香港公共藝術(PAHK)聯手打造嶄新藝術項目Urban Serenity: The House Of Nature，同時呼應One Homantín發展項目「Luxury · Art · Garden」的設計概念，以「豐盛的愉悅帶來豐盛的生命」為主題，展覽中香建峰與兩位畢業於香港藝術學院的藝術家馮家暉及姚志良的作品交織成一個關於自我尋索的故事，引領觀眾踏上藝術融和生命態度的奇妙旅程，展期由即日起至10月5日。

新作再反思人與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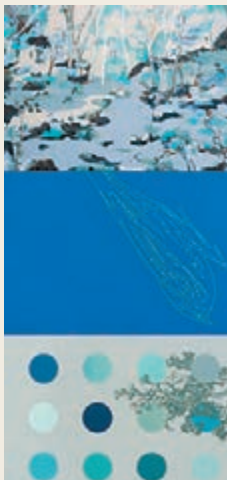
據香建峰介紹，這次展覽展出的八幅作品其中兩幅是今年新作，「在《通往他方的門》中有一隻戴着headphone的雀仔，暗示人類的文明在某些程度上影響了動物的生活，牠們只能透過那扇門回望自己的生活環境，若想回到真正的自然中卻是困難的。」而《窗》則源於他對動物園的看法，他去年在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做駐校藝術家，「一個人在異鄉喜歡周圍行，行到動物園，突然有種奇怪的感覺，墨爾本有很多郊外空間，但原來我們已經在原本動物居住的地方建起了城市，所謂的郊外空間不過是城市的邊緣。我們模仿北極熊和長頸鹿原本居住的環境，為牠們建地方居住，其實都是在動物園內虛構的大自然。所以我畫了一個很自然的環境，鹿仔在裡面好像自由地生活，鹿仔的原型來自Melbourne Museum的標本，但在牠的頭頂我強加了一扇窗，提醒觀者人工元素的無處不在，從而反思人與自然空間的關係。」在他看來，人類將動物捉到動物園關起來，再創造一個還原度高的生活環境給牠們，美好的外表下，隱藏着對自然環境無情掠奪的事實。

畫作保留設計元素

香建峰曾於設計公司任職設計總監，作品屢次入選香港設計師協會之環球設計大獎，從設計走到藝術，他坦言十年設計師生涯的影響對自己初期



■展覽以綠色為主題設計。



■2015年作品《藍色森林II》。

創作影響很大，常被同學說他的畫「充滿幾何式的分隔結構，很有設計的風格」，「當時我認為藝術和設計應該完全分開，所以很害怕自己無法擺脫設計的影響，會特意多畫一些抽象作品。」

畢業之後，畫的畫也愈來愈多，他體會到藝術是要為展現更真實的自己而存在，設計元素和設計師的思考方法已經留在他的腦海中，刻意將痕跡抹去反而變成了虛假的呈現。於是，圓點、方格、直線這些元素還是會出現在他的作品，沒有突兀，無需解釋，而是自然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最初靈感來自寵物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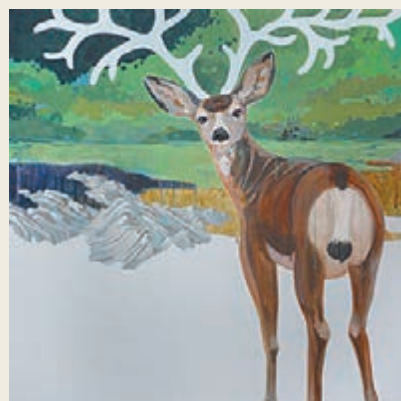
香建峰的作品素來以對人、城市和自然的詩意詮釋著稱，當中動物角色往往帶有人類特性，從對比引出對生命之源的反思。常以動物做畫中主角的原因？「可能因為多年前我養了一隻貓，每天著牠開始思考：如果用動物的角度看，人是怎樣對待牠們的？牠們眼中的城市又是什麼模樣？我筆下表現的多是野生動物，牠們對這個世界應該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香建峰已將設計元素視為作品表達的一部分。

而不會像人養的寵物已經融入了人類的生活，可能我的貓已經把自己當成了人。」他笑說。

用畫筆講動物的故事六年有餘，其實他近年已將眼光轉到新聞時事和日常生活上，從複製羊Dolly入手



■2013年作品《意識》。

探討複製科技的道德問題，或從書本內容、與身邊朋友的閒談中得到靈感。平時的創作習慣是怎樣的？他表示：「在這個世界很難呆坐等靈感到來，我會強迫自己一有時間就去studio，不會理會那時是否有靈感去畫畫，可能是在那裡收拾東西或者清洗畫筆，或者翻看相簿、讀書或聽歌，那時反而很容易從中找到些什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主辦方提供